

指尖拂过麦芒

□孔祥秋

五月，若不去麦田看看，我心里总感觉不踏实。

我喜欢农历。尽管这农历的五月，曾经让我流了很多汗水；尽管那把小小的镰刀，曾经割破了我的手指。可我享受父亲那粗糙的毛巾滑过我脸庞的感觉，怀念母亲把软软的刺儿菜叶泥敷在我手上的感觉。记得那时，父亲的镰刀又宽又长，他一趟割一垄麦子，一垄是三垄。我的镰刀窄窄小小，一趟只能割一垄麦子。

前天，我是沿着那条最宽的路走向城外的，大片浩浩荡荡的金黄让我的肾上腺素迅速飙升。当然，我面对的不是老家的麦田，我手中也没有童年的镰刀。但我觉得，庄稼是没有故乡的，一麦一谷一豆，都那么亲切。念一念五谷的名字，香喷喷的土话就在舌尖上爆米花一样绽开来。

无论身在何地，麦子，一年一见，一见一心欢。

南方人或因对大米的偏爱，白皙且聪慧。作为北方人，麦粒是最接近我们肤色的籽粒，更重要的是，它组成了一日三餐的主食。蒸馒头、擀面条、包饺子、烙油饼……无麦不欢。正是这筋道的美味，赋予了北方人坚韧而朴实的心性。

高粱是苦难的见证，麦子是幸福的佐证。在高粱棵子没顶的穷日子里，无数人盼望的就是麦子这齐腰的富足。我经历过这样的转折，也就此对麦子格外热爱。

北方的农作物相当丰富，在麦子面前，其他的粮食却只能算作杂粮，是食谱的非主流。这绝非偶然，是和麦子的历程息息相关。秋天里，一粒粒种子撒向渐凉的泥土，经过风霜雨雪，经过生死考验，在至冷至热中涅槃结晶。于是，麦子成为独一无二、无可替代的美味，咀嚼起来有最舒适的口感。人大抵也是如此，丰富的经历才能使其成为最智慧的那个。

我讨厌所有喧嚣，尤其是那震撼的声响，这可以说是对万物的伤害。真的，这种冲击会让我意识昏沉，情绪错乱。那冲击里我看到了小鸟的惊慌，看到了树叶的抖动。然而，眼前这一排十几部收割机的轰鸣，对这麦田的席卷却是让我兴奋的。我觉得这种喧嚣是对麦子的礼赞，是致敬麦子的隆重仪式。就像当年的人们，面对麦子要想挥动镰刀，必须先弯下腰去，那是对麦子的一种致谢和感恩。

走进麦田，我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那鳞次栉比的麦穗。麦芒，富有可以与阳光相媲美的金属质感，向我传递着绝无仅有的快感。一个寄居城市的人，我需要麦芒的针灸，这是以表皮的一种热刺激，唤醒我内心许多传统的东西。我们，不应该总是远离庄稼。走向麦田，我认为是最实际的国学学习，比读一段秦汉历史、背几首唐诗宋词更直接、更高效、更富有营养。国学里，有麦子绵甜的味道。

成熟的麦穗在微风中耳鬓厮磨，沙沙之声似乎是在歌唱。死亡是悲哀的，但庄稼的收割是欢喜的。我忽然想到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学着视死亡为成熟，坦然向死而生？

生死的道德，不是苦苦挣扎，不是哀哀其鸣。一生如歌，绝唱就是那饱满的籽籽粒粒。

人们常说“隔辈亲”，当我怀抱外孙时，真真实实有了这种感觉，仿佛一棵叶稀稍焦的老树看到了破土向阳的新芽。

我们的逝去，一如那些枯枝败叶，但宿根或是种子，会在适当的机会再次将季节推向新的高潮。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孩子的孩子，就是那些宿根和种子。为此，这也是我们的轮回和永生，这是光。

指尖拂过麦芒，是我与麦子的对话，是让我无限遐想的触碰。农历会被忽视，死者会被忘却，但不会消失，就像麦子的种种收收，就像人的生生死死。

每一滴怀念逝者的泪水，其实都是种子。



是时候出发了
从花丛中走出花
从草原上走出草
从树林里走出树

是时候出发了
从《诗经》走出诗
从《史记》走出故事
从《创业史》走出创业

是时候出发了
从麦田里走出麦穗
从雪地上走出雪
从生活里走出烟火

是时候出发了
从黑夜走出白天
从语言里走出歌唱
从脚步声走出你

出发

□于金元

恬恬乡村无限夏

□管淑平

我对夏天一直有种特殊的情感，大抵是因为我出生在夏天吧。喜欢夏日的风，舒爽畅快；喜欢夏日的阳光，灿烂明媚；喜欢夏日的草木葱茏，荷花绽放，蝉鸣入耳。

一直觉得，夏天是从一块块切好的西瓜开始的。红彤彤的瓤，甜滋滋的汁，在某个暑热笼罩的午后，手捧着西瓜，一口一口，最是夏日清欢滋味。中医里有一著名方剂名曰“清暑益气汤”，是由西洋参、石斛、麦冬、黄连、竹叶、荷梗、知母、甘草、粳米、西瓜翠衣等组成，其中“西瓜翠衣”就是西瓜皮，把最外面的青皮削去，除去果肉之后青白相间的部分，宛若翡翠一样，具有清暑解暑、生津开胃之功。小时候吃西瓜，红色的果肉吃完了，我就啃这“西瓜翠衣”，一旁的大人笑我贪吃。当我拿起西瓜皮一瞅，没想到竟啃出了一个窟窿！

夏天像个爽朗的少年，面容澄澈，无忧无虑。一场雨，说来就来。以前住农村时，午后非常闷热。看到蜻蜓飞得很低，就知道不久要下雨。一抬头，眼见着天空逐渐暗淡，乌云吞没了对面山头，黑压压地压下来。在农田干活呢，还没等你赶回家，一场雨就猝不及防地落下来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一手将刚割好的猪草拾进背篓，一手扛着锄头，大步大步地朝家跑。赶到家时，全身早已被淋湿。简单收拾一下自己，躲在堂屋大门后，盯着从屋檐角大颗大颗滚落下来的雨滴。雨滴落下，草木焕发新生，夹杂着淡淡的泥土腥气。

雨停后，夏风送清凉，我们就去田间地头寻找那些从泥土中钻出来的蚯蚓。将捉来的蚯蚓绑在一个个吊钩上，拎着水桶悠悠地赶去离家不远的河旁钓鱼。农村孩子对乡村的一草一木、一河一山都充满感激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，受之于自然，得之于自然。

小河沟里的鱼长不大，却很机敏，一听见岸边有风吹草动，就躲在石头后面不肯出来。我们坐在河边的石头上，静静等待，一坐就是一下午。傍晚回家，水桶里也没多少鱼，我们的心里却感到欢喜。钓来的鱼也不是为了吃，而是倒人用来喂养猪牛羊的水缸中养着。每每放学归来，站在水缸边，盯着那些游来游去的小鱼，心里感到特别满足。所谓的幸福，就是时间也可以用来浪费。

夏天的另外一种热闹是忙碌。农田的小麦爆粒，人们要忙着在天气晴好时将其收割。暑假时，不论是农田还是打麦场，或者是晒麦场上，都是热闹的。村里的男女老少都会前来帮忙，大伙分工明确，干劲十足。常听父亲说，在他念书时，学校还有专门的“农忙假”。

要说夏天最难忘的情景，那一定是蒲扇轻摇的日子。那时家里没有电风扇，大人们就用细竹篾、大蒲葵叶，再加少许丝线，制作一把把简单的蒲扇。夏日的热浪席卷而来，幸好门前有竹林庇护，坐在院子里，轻摇着蒲扇，丝毫不觉暑气蒸腾。我很喜欢看奶奶摇蒲扇，缓慢而有节奏，像是在为一首歌打着节拍，不对，应该是为夏天打着节拍。她额头的皱纹，密了又密，藏着一道道水纹，藏着无数个夏天的记忆。年幼的我很怕热，奶奶就一边摇着蒲扇，一边给我讲村里的奇闻异事，很多东西听不大懂，我迷迷糊糊地就睡着了。

农村一年四季，蔬菜瓜果都是应季的，人们靠着土地，躬耕劳作，自给自足。虽没有冰箱，大人们自有办法“冰镇”，将新鲜蔬果装在一个银色铁桶中，在铁桶上拴一根绳索，放入水井中浸泡半天，蔬果冰冰凉凉，那叫一个爽。

农村的夏日，一切都好像笼罩在一层薄薄的绿色之中。竹林是绿色的，草儿是绿色的，四周的山坡也是绿色的。一切都在生长，热烈、大方地生长。夏天的我们精力充沛，有着使不完的力气，尽情地疯、尽情地野。

夏天的夜晚很美，月色迷人，风也温柔，星星在夜空中闪烁。忙碌了一整天的人们这时终于有了闲暇，搬着小板凳坐在院子里纳凉。收音机已经打开，我们凑在旁边津津有味地听着播音员描述外面的世界，无不感到憧憬。不远的小河沟里，河水汨汨流淌，青蛙们开启了它们的演唱会，“呱呱——呱呱——”青蛙，是乡村的歌手，以清脆的嗓音歌唱着夏日烂漫。

夏天在期待中一天天浓厚，如火如荼，轰轰烈烈。我想，经历过夏天的积淀的人，都能获得一种成长与慰藉。

